

第二四三冊

明倫彙編

皇極典

文質部

僧號部

(卷)

三十四

三十一至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二百七十四卷目錄

文質部總論

易經 坤卦 賁卦 離卦 革卦

禮記 禮運 禮器 表記

劉向說苑 修文 反質

揚雄太元經 文

白虎通 三教

章俊卿山堂考索 三代忠質文

性理會通 文質

文質部藝文

文質論

文質論

文質論

忠敬質文損益策

人文化成論

人文化天下賦

斷離為模賦

人文化成天下賦

周論

文質部紀事

文質部雜錄

皇極典第二百七十四卷

文質部總論

易經

坤卦

六二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義本 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傳程 黃中 文居中也美積于中而通暢于四體發見于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貴卦

象曰貴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傳程 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貴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于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貴也貴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于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飾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貴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謂之小利有攸往二卦之變共成貴義而象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文之文也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于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傳程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大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程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貴之道也全臨川吳氏曰此廣貴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敘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程 山下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貴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傳程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質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傳程 上九賁之極也貴飾之極則失于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無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全大 或問何謂得志朱子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

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離卦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上下皆離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程全平菴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

革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程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程事理明著其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大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

臨川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程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

禮記

禮運

孔子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挾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

地藏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全大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唯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于

節文之中也嚴陵方氏曰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全嚴陵方氏曰此言上古時事爲太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醕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全蔣氏曰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于利用出入之間者也

故元酒在室醴醕在戶黍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執其散與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幹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饔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全嚴陵方氏曰凡此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延平周氏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于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于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禮器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甔桴杓此以素爲貴也

表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于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全藍田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于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虞夏質之至者也故

文不勝其實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矣三代所尚非苟爲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于戰國也嚴陵方氏曰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爾

劉向說苑

修文

積思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維規之三維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反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裔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用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揚雄太元經

文

三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元陰象二火下中象渙卦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行屬于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斂其形質陽氣發而散之華實彪炳煥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

一日入星宿四度

初一拾積何縵玉貞

一爲下人隱于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于素朴

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

測曰拾積何縵衣在內也

衣繡尚縵故文在內也

次二文蔚質否

二爲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粹也

文質不同故不純粹也

次三大文彌樸乎似不足

木故稱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也

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次四裴如邪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亨否

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其文貴裴邪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

測曰裴邪之否奚足譽也

不足以比天文也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

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爲國之光故昭如也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文章煥然彪炳可法也

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文章煥然故無法也

測曰鴻文無范恣意性也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難蓋穀

七爲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退而祿獲違其家性也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

次八彫鏤穀布亡于時文則亂

八木也穀善也木見彫刻爲鏤麗之事雖見小善傷于農故布政亡也苟尚文飾以階于亂故言亂也

測曰彫鏤之文徒費日也

彫文刻鏤傷農事也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妨于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而致美乎黻冕此之謂也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

祭服雖文孝子質也

白虎通

三教

王者設二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燭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于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

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天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忠形於惇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篳篥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爲備者不仁塗車蓍簋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

三代忠實文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救僂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實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弊蓋自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思小人之僂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粵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潰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蓋民之巧僞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揅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牆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于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于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于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頤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

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

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

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

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

御之權不失矣豈至于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

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奈何反以三代

各有所尚而周衰爲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

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

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

非以文之無益耶尤而效之謂之救弊其說不可長

也蓋其意以周之文爲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爲此

說耳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

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黜

文貌而尚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蓋亦習聞此陋說

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爲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

不明于天下深美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周之說吾

于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性理會通

文質

程子曰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

忠誠故爲忠忠弊故球之以質質敝故球之以文非

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侵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

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

文質部藝文

文質論

魏應場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耀其文百

穀麗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

靈仰觀象于元表俯察式于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

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

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

晦華于廊廟袞冕旒旒旒焉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

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

端一元靜儉蓄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

成法至平應天順民撥亂更世摘藻會權赫奕丕烈

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

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

穀之袿裳必將遊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半僞

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

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闕

禮義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規常趨

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

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鄼擢其文辨良平奮其權譚蕭

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

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造宮廟者非一

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

彊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鄼友詐其遊樂據北軍實賴

其嗜豕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舉物著地可見而易制

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

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

失若乃陽春敷華遇冲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

而足體麗物若偽醜器多半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

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

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逼士以四奇高人必

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

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濛者民不備也質士

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

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

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

上林苑欲拜喬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

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質文論

唐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

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敝則佐之以文文

敝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

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

易知易從之禮非醕醑醴醴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

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

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

無思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瘠瘠天下

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遣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泥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元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于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于羿泥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竝與四方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周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固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于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亂云周之人強民窮實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于質而無制周弱失于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于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于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于喪制之緝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宜省之考求簡

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矣學者局于恆教因循而不敢失于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僕何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讀日以而簡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于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忠敬質文損益策

白居易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為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邪道有優劣邪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于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王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樸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為無為故無失無失故無幸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于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人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于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

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于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于時而質與文俱致于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于冥化共濟于人也寒暑之相代同本于元氣共成于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為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王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及漢維以霸道德又下衰迨於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樸而忠俗猶利而巧伏惟陛下以繼周為己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僂斟酌於教曲緯其人使瞻其前而道繼三王顧於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美于上古矣

人文化成論

顧允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殊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司之文也寬則人

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漢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詔諫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生吟詠而汲升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名文物禮縉五帝儀煩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淫編簡可曰文思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曩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此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廁雜其間也

人文化天下賦

以觀彼人文以化天下爲韻

黃滔

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于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矧之于物乃知厥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爲文在天而苟可鑒文在人而誠足視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有以故體此以御宇取茲而教人且文也肇自河龜見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爲而人有象齊父子而一君臣既而上古退中古適荷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于孔氏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千戚俎豆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

氤氳布彼寰瀛風行而草偃被于億兆玉潔而蘭薰然後鑒作咸韶散爲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瞻黼黻于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鋩于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恃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唯充萬國以咸歡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威銷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乎故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斯雕爲模賦

以除古文節歸彼模爲韻

宋歐陽修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斯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眞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自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聘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剗刻楸之形復采樸而不琢滅鏤盤之僭反木器于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飾主磨礱歸璞玉以全眞舉去山雲表瓦甃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斯乎雕者惡亂眞而飾非約澆風于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瓏而錯諸蓋滅雕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模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樸以還淳曷若剗

廟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眞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思乎匪雕匪野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人文化成天下賦

以模乎人文化成天下爲韻

田錫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勳躋域中于皇極化天下以人文時屬昇平煥聲明于禮樂道尊儒雅發謨猷于典墳豈不以丕光大之遠圖開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朝堂多暇道人述職方下采于詩聲眞宰經邦亦恥言于強霸美哉文之爲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流行于厚地三辰垂象于穹天藻火袞裳禮之文也始飾容而有爛羽旄綴兆樂之文也將達節以相宣故堯舜化民以仁禹湯躋俗以義致元德以昭著見皇風之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德也則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之仁也則曰聰明文思宜乎鑾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掌庠序之齒列瞽宗司金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日月于太常皆文之于外者也黎民閱之以恭肅靡不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之教也致流俗之惇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乃文之于內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于富壽致品彙于昭蘇亦猶挹水于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荷欽煥乎今我后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于淳古播詠歌于大雅悅靈臺之偃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于王庭忭蹈于雙闕之下

周論

蘇轍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君臣無義父子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墻啜土飴土陞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補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饔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于是濯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奠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釋祭于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

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其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文質部紀事

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反質篇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禽滑釐問于墨子曰綿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綈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于完堅股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于殿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于其時成名于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于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討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魏志夏侯尚傳尚子元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太傅司馬宜王問以時事元議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泰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

金銀飾鑲之物自是以下雜絳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倖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晉書紀瞻傳瞻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于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適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末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開元聖功日隣承天順時九有一

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

文質部雜錄

左傳桓公元年臧哀伯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柔盛不鑿昭其儉也衾冕黻珽帶裳幅烏衡紃紃絜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屬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旒旗昭其明也

韓子解老篇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

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令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淮南子汜論訓禮者實之華而爲之文也方于卒迫窮達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實從事于宜不結于一迹之途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二百七十五卷目錄

僭號部彙考一

夏代僭號

有窮 后羿 寒泥

秦漢之際僭號

楚 陳勝

齊 田儼 田榮 田橫

西楚 項籍

皇極典第二百七十五卷

僭號部彙考一

夏代僭號

有窮 后羿 寒泥

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鋤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鋤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能兜圜而信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泥殺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於窮門泥遂代夏立爲帝

寒泥篡羿位襲有窮之號因泥之室生暴及積暴多力能陸地行舟泥使鼻師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封羿於過封豸於戈恃其詐力不卹民事初夏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

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泥立少康滅斟於過后杵滅豸於戈有窮遂亡

秦漢之際僭號

楚 陳勝

漢書陳勝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慨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蕘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適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適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母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

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蕘斬下迺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迺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迺立爲王號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裏疆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裏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軍于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驪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一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土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

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迺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被秦兵且至我守榮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榮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榮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榮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昌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鄒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從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

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軍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有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迺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迺置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王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於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

齊田儋田榮田橫

至狄狄城守儋賜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車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間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越齊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王曰螻蟻手則斬手蠹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聞於楚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斷首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困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

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母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間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己而亨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敗橫軍於贏下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海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幸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隅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鄼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

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至戶鄉廩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維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西楚項籍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迺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曹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

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以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梁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梁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梁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梁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各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

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渡淮歸布蒯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越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難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名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義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于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適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

世使人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謂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攻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就與身伏鉄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

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黥人秦於是楚軍夜擊院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食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

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卮酒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鉞肩上拔劍切而嚼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豈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而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

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騁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騁為翟王王上郡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郡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祁義帝杜國共放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

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從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擄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雷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斃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榮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榮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

過榮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榮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榮陽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侯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入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阜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魏豹守榮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出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阜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阜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阜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阜從漢王楚遂拔成阜欲西漢使兵距之聲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

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阜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王命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阜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阜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